

社会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

SHEHUI KEXUE DE LILUN YU FANGFA

陈锐 著



书馆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会科学 ① 理论与方法

SHEHUI KEXUE DE LILUN YU FANGFA

陈锐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邱丽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陈 锐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01-008541-8

I. 社…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548 号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SHEHUI KEXUE DE LILUN YU FANGFA

陈 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72 千字

ISBN 978-7-01-008541-8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言	1
一、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1
二、浪漫派与人文科学的崛起	6
三、19 世纪的范式及其问题	10
四、社会学和历史的视野	14
第一章 可预测的理想	20
一、心灵、社会与自然	20
二、过去对预测的信念	24
三、历史的偶然性	31
四、普遍的社会理想及变迁	38
五、人是否高于自然	46
六、东西方的不同预测	50
第二章 价值与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56
一、理想与事实的对立	56
二、历史中的价值	62
三、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69
四、主观与客观的同一	75
五、价值的确定性	84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中的力	93

一、力的状态	93
二、活力论与机械论	96
三、19 世纪社会科学对力的描述	101
四、力与人的情感	111
五、外在的运动原因	121
六、空间和时间	128
第四章 社会系统的开端——自组织	134
一、消除自然与价值的对立	134
二、变化着的系统和整体	137
三、作为系统灵魂的价值	143
四、自组织与外在的运动	146
五、祛魅与创生	159
六、理想的空間	164
第五章 系统的变迁	178
一、不稳定的系统	178
二、外力的消失与变化的方向	182
三、从形而上的精神到此岸世界	188
四、变迁中的价值和力量的扩张	196
五、从扩张、冲突到和谐	204
六、从外部征服到内部竞争	211
第六章 系统的两重性	216
一、双重的存在与预测的可能性	216
二、二元论与文化的冲突	220
三、内部的有序与外部的无序	228
四、系统变迁中的双重性	242
五、人的有限性	251

第七章 文明变迁中的中道·····	258
一、美德和政治技艺·····	258
二、秩序、稳定和中道·····	263
三、力量的大小与变迁·····	267
四、文质彬彬与周期中的过渡状态·····	274
五、自然的力量与禀赋·····	282
六、无所不在的中道·····	289
七、过渡中的代价与疾病·····	296
第八章 振荡、分裂与演化·····	302
一、运动的方向·····	302
二、振荡概念的优点·····	309
三、振荡的扩大——进化和突变·····	322
四、振荡的衰减·····	336
五、不同文化中的振荡·····	346
后记·····	356

导 言

一、社会科学科学性

对于那些以人文教育和社会科学为职业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抱有怎样的信心,但在事实上却与自然科学的距离在日益扩大。在一个日益技术化和世俗化的世界里,每一个技术的进步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使它们更丰富多姿。而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和生活呢?无可否认,它们的现状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位社会学的大祭司孔德将关于社会的科学置于科学等级的顶端,并相信社会现象可以像自然事件那样客观地研究,相信一切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但是在近两个世纪后,在“预测还是一个理论被归入‘科学’的必要条件”时,“我们对是否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或文学批评归入科学感到犹豫不决,因为这些学科似乎都无法回答‘如果我们这样做,事情将会怎样?’这种形式的问题。”^①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诞生的。当时既有对人和世俗社会的兴趣,又有对牛顿

^① [美]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和洛克的科学方法的崇尚,于是在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它们的结合孕育了后来被称为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研究等的那些东西。不过那时对科学的模仿还是简单和乐观的,人和社会被看成牛顿式的机器。道德和形而上的观念也还有一定的影响,经济学最初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8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是道德哲学教授。那时对经验事实的兴趣也促进了历史研究,尽管像吉本和伏尔泰这样的人还对历史有太多的偏见。18 世纪的洛克主义心理学把精神现象看成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这有点相当于后来的行为主义理论。可以说,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在它们的这个童年时代是混在一起的,构成一门“人学”,后来它们才分崩离析,自成专业。像历史学家维柯和政治科学家孟德斯鸠也可以被称作社会学家,孟德斯鸠也将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归结为气候和地理因素。

18 世纪世俗化的潮流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战争和动荡的年代里一度被中断了,那些社会科学的潮流尽管受到抑制,但当浪漫主义热情和形而上的思辨冷却下来,当战争和革命走向秩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洪流时,社会科学就又一次繁荣起来了。19 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也同样抱有一种科学性的理想,相信社会和自然一样遵守着普遍的规律,他们致力于使社会科学摆脱价值的束缚,以到达科学的客观性。孔德认为经典物理学是实证科学的典范,社会学应当尽可能仿照物理学,成为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想,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社会现象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

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①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就是这样的力量,它一旦能为我们认识和控制,“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制服的电之间的区别。”^②

19 世纪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它的繁荣和 18 世纪一样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兴趣,来源于“形而上学的精力的消耗殆尽和经验兴趣的蓬勃高涨”^③。它和人文科学的区别也就是力图摆脱形而上的想象,从而诉诸科学的规范和确定。1895 年,涂尔干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准则》中,主张社会科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探求超越个人和历史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它表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对秩序和发展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19 世纪社会科学的成就也不完全是对形而上学拒斥的结果,它毕竟是处于过渡阶段的。在面向现实的同时也从形而上学中禀受了宏大的理想,那是 20 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很难具有的。在 20 世纪是找不到像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这样对整个人类进行思考的社会科学家的,在他们身上兼有对理论和事实双重的兴趣。19 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渗透着哲学的思考。同样,形而上学尽管在黑格尔以后衰落了,但“19 世纪哲学在其边缘领域得到充分发展,接触到种种经验学科,如像心理学,自然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等等”^④,并为之提供了思想的活力。这样,19 世纪的社会科学在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54 页。

③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11 页。

④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911 页。

向规范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确定和僵化,在面向社会事实时还多少怀抱着那些信念。当孔德“进一步解释他所研究的社会学大纲时,还是将意念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人类在宇宙间的进步”^①作为一个预先的前提。科学的客观性在涂尔干、韦伯那里还是强烈的信念,尽管没有完全实现。

在 20 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孔德的科学性的理想,它们致力于在科学与非科学间划出界限,促进了科学哲学的繁荣,同时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社会科学家吉尔德·德兰逊说,从 17 世纪以来,“有关科学的实证观念是与应对危机的自由主义改良观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法西斯主义促使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向纯粹实证主义的回归,纽拉特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倡导建立有关社会的物理式的科学,而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社会学。亨佩尔则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到历史学,以寻求那些能够用以预测的一般历史法则。”^②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20 年中,“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统一运动’所掀起的高潮,与社会科学中的迅速扩张阶段是同一个时期,那时实证主义为了给科学知识的本质(包括与规律、说明、理解和推理有关的概念)问题提供一般的答案,并为了把这些结果应用于社会科学,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和公开的尝试……它的系统论述在社会科学非常急切地想成为科学的那些脑袋里,被认为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方法

①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② [英]吉尔德·德兰逊:《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张茂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24 页。

论的关键。”^①帕森斯和默顿的更加形式化的社会学“同样秉承了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观和实证精神。帕森斯理论中有关社会科学的观念可以看做是美国社会价值的体现——资本主义平等市场下的自由民主观……在定量的经验研究和功能主义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结得到加强”^②。

不过在这以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及其价值仍然未能免除质疑,那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科学观不仅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批判,同时也受到现代自然科学更为有力的否定。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从其内部消解了实证主义的基础。至于社会学,它在其发展中为社会科学的客观化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的重建和繁荣后,那种宏大的理想和对客观性的信念也淡化了,人沉浸在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中。它使人更接近现实,但也更容易迷失方向。杰弗里·C. 亚历山大说:“如果社会学开口说话,它一定会说‘我累了’。”“当然,这是未老先衰,是意识到社会学奠基之父们提出的伟大挑战已被证明难以实现而产生的倦怠……它也是由与之更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亚历山大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潮流放弃了“更具综合性的或整体论的立场,陷入了片面的视角”^③。乔纳森·特纳在为他的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早期,科学认识论还主宰着社会学,“不过,随同社会学产生的潜在对抗势力也在增长。其中之一就是对科学社会学的怀

① [美]斯蒂芬·P. 特纳:《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② [英]吉尔德·德兰逊:《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第23页。

③ [美]杰弗里·C. 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1卷导言,于晓东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XⅢ、Ⅳ。

疑。社会学真的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吗？社会学论能够脱离意识形态、个人偏见和其他的因素吗？”^①

二、浪漫派与人文科学的崛起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不同,但也有联系。它在欧洲中世纪的七艺和文艺复兴时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中有它的起源,但其真正崛起是对近代科学的反抗。18世纪启蒙和科学的理想在19世纪初的战争和暴力中一度被中断了,人在苦痛和焦虑中开始面向那些抽象和遥远的东西,并同时从外在的世界回到内在的精神,这在浪漫派和德国哲学的思辨中得到了表现,其对宗教的兴趣也多少复活了。这种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科学”和经验事实的热情,但对内在心灵的渴望却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崛起,它以人类心灵的名义拒斥那些外在、机械和无生命的东西,并强调人文学科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按照以赛亚·伯林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中的说法,从笛卡儿到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的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体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启蒙运动纲领;但对科学和机械论的批评,却“至少要部分归功于人文学者,尤其是其中那些内省的、反物质主义的基督教徒,对自然科学的咄咄逼人的全部征服做出的反应,而且正是这种批评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N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分离——直到今天,这一分离一直是个关键且聚讼纷

^①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运的难题。”“它的最早和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不勒斯哲学家维柯。”^①他生活在启蒙的年代,但却默默无闻,其原因就是用历史的变化去批评笛卡儿的机械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巨大裂痕,不管是好是坏,却是由维柯所造成,或至少是由他揭示的。他由此开启了一场至今不见结束迹象的争论。”^②

维柯的思想影响了狂飙突进和浪漫主义,其中历史变迁的观念被看成“西方思想中一场决定性的‘革命’。这场历史主义革命的结果,是19世纪的人文学科形成了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历史的——发生学的视角”,“历史编纂学成了最主要的学科,给其他人文学科分支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人文学科各分支被‘历史’化了;也就是说,它们形成了历史取向的学科(就像在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语言史等等那里)。这样,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既是一种实在的看法,也是一种人文学科的研究纲领。”^③赫尔德和维柯一样认为民族和文化都经历了一些生命周期,并引领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化趋势。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其核心是要认同文本背后的灵魂,是要将我们“置于作者和文本的精神视域之内”。在这种诠释中存在着人文学科的共同基础,其目标是理解,而自然科学是说明,“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是社会科学的哲学最有争议的方法之一”^④,它在实质上也是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在新时代的继续。狄尔泰也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了反思,并用“精神科学”一词来概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其

① [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01、107页。

② [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31页。

③ [挪威]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童世俊等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395页。

④ [挪威]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第401页。

研究对象是文化和社会中精神的客观化的种种形式: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对狄尔泰来说,历史就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生命过程本身,它是对 17 和 18 世纪科学理想的反抗,这样一来,“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所有各种精神事实的源泉的观点,在德国发展起来了。”^①他认为德国的温克尔曼、赫尔德、浪漫主义、尼布尔、格林、萨维尼,英国的伯克、法国的基佐、托克维尔都发展了这种历史的观念,“这个学派认为精神生活是历史性的,它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理论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对过去进行研究,找到对当代生活有关的各种说明和规则。”^②在狄尔泰看来,“价值这个概念是从生命制造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承认有关各种价值和规范的历史意识所具有的内在性。”^③人文科学所研究的是历史和特殊的东西,是个体内在的精神和生命,它给人带来了新的自由,使人从独断论解放出来,但这也包含着虚无的自由。

可以看到,那种人文科学的历史性在 19 世纪实际上是浪漫派的余波,是那种泛神论的热情逐渐冷却过程中的产物,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意识的最强大的继承者”,而浪漫主义则“是一个对各种生活成分和忍耐生活的成分加以捕捉和搜集的过程,而这些成分归根到底来源于宗教意识,并且都被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过程搁置在一边了。”^④人文科学的历史性也就是用个体的自由、价值和想象反抗那些规范和确定的东西。对价值的渴求就像文德尔班所

① [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等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② [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 3 页。

③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等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9 页。

④ [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刘继同等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3、212 页。

说的,与过去的灵魂问题有着类似的意义,它孕育于战争和动荡给人的焦虑中,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外在机械必然性和科学规则的反抗。这样,它们也就如文德尔班所说,是“康德世界观的二元论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独特的紧张关系反映在 19 世纪的科学中……致使在这个领域里必然发生类似于过去由于灵魂问题而引起的一场争斗。就这样,过去的对立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发展到最高峰”^①。

但是,正由于价值和历史意识存在于狄尔泰所说的“关于未来的美好梦想之中、在想象各种可能性的游戏之中、在犹豫不决的过程之中、以及在恐惧过程之中”,“与人们的有限状况、受苦受难状况、权力状况、对比状况和积累状况”^②相联系,由于良知被尼采看成一种疾病,那么在以后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中,它也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在尼采的时代,哲学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理想和思考的勇气,在大学中日益走向学院派和科学了,“哲学家希望逃离科学,但是科学紧追不舍,我们现在看到了他们的可悲之处,他们不再为科学指路,因为它们本身也只不过是科学,渐渐变成了单调的职业边界的巡视。”^③到了 20 世纪,这种学院派的倾向在进一步增强,即使像海德格尔的著作,如果同 19 世纪比较起来,其中也充满了学院风格的繁琐分析和虚无,或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是宣告了“哲学的终结”。今日的学院哲学已不再思考真实世界,它只分析哲学史和那些纯粹形式化的问题,“它

①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895 页。

②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第 64、148 页。

③ [德]尼采:《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0 页。

太精细敏锐了。我们无法再依靠它。”^①至于神学,尼采的预言也是类似,即基督教的果实用不了多久就会摆在历史批评的面前等待解剖了。在今天的许多大学里,人文科学尽管与社会科学、法学在建制上分化开来了,但事实上狄尔泰那些关于精神、生命的理想已经弱化了,语言学、比较文学、历史编纂学都受到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等科学方法的挑战。总之,即使像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和“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②,但在一个道德和宗教热情已经弱化的时代,即使它在形式上保留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但它实际上已经变成科学了,或者说与社会科学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我们再也不可能谈论人文科学内部的一种特定方法或理路。”^③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哲学家也被看成是研究哲学家的科学家。

三、19 世纪的范式及其问题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没有那么重要了。人文科学曾经强调人的自由、想象以及特殊的方面,并与追求普遍法则的社会科学相区别。但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上,当人丧失了内在的自由和想象的时候,当对古老经典的阅读体验用标准化的试题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来进行评价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保持自己的特点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走向科学

① [德]尼采:《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第155页。

②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927页。

③ [挪威]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第406页。

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客观性也有些合理性的,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对于一个有真正宗教‘感受力’的人来说,如果拿课堂上所有那些先知当做冒牌货,向他和其他人掩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既没有神,也没有先知的时代,这对他绝无任何好处。”^①同样,假如社会科学坚信自己是要“陈述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并将人文科学的历史性与个别性排除出去,这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它所面临的社会事实在变迁中,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也是不稳定的,是历史的产物。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不完善,也许是历史发展还没有完成,事实 and 变化还未充分展现而已,“当世界发生更多的变化之后,学者们才会建立更多有用的理论。”^②历史主义所主张的那些东西仍然没有完全过时,那种特殊性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神和价值变成特殊的利益而已,“我们必须期待着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现有多少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也就有多少种倾向;有多少种利益,也就有多少种立场。”^③

19世纪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沃勒斯坦说,那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划分“是从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演化而来。它主张国家和市场、政治和经济是独立的分析领域,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规则”,社会要求对它们分别研究,成为政治学 and 经济学,至于那些“既不在市场范围,也不

①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6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刘崎岩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3、5页。

③ [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